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6

我的田园
My Countryside

作家出版社

You Are On The High Plateau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6

我的田园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田园/张炜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8
(你在高原: 纪念版)

ISBN 978 - 7 - 5063 - 6028 - 9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9205 号

我的田园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50 千

印张: 29.25

插页: 3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28 - 9

总定价: 560.00 元 (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自然，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它计有十部，四百五十万言。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

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回视这部记录，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因为记录者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

它源于我的挚友（宁伽）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受他们的感召，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严密的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要无一遗漏，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民间传说等等。当时的我正值盛年，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故事，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

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

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但我说过，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用书中的一个角色的话说，即当时是——“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

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它为它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不舍昼夜的二十年……

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可对这一代，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这是怎样的一代，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仍然是书中的一个角色，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

“……时过境迁，今天它已经没有了，是的，显而易见——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每到了这时候，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 and 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

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因为我知道：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

最后想说的是，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究竟为什么？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角色说得那么豪迈——“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但也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至今，我及我的朋友们，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

我的少年时代，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每次回忆起来，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

这十部书，严格来讲，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

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当然不是。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当然不能。

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连想一下都是亵渎。

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它当然自有缘故，也自有来处和去处。

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

目 录

自序·····	1
---------	---

卷 一

第一章

滨海之秋·····	3
契约·····	10

第二章

女教师·····	20
月下茫野·····	27

第三章

三口之家·····	35
出城·····	42

第四章

四哥·····	51
小鼓额·····	60

第五章

葡萄之夜·····	64
温煦的目光·····	68
狩猎·····	75

第六章

老驼	82
秋歌	85
深凹的眼	96

第七章

思念	101
米色风衣	108

卷 二

第八章

母与子	117
依偎	121

第九章

女园艺师	130
长筒靴	134
密谈	140

第十章

田园	146
篝火	153

第十一章

秋风起	160
吸引	165

第十二章

鼓额的家	173
信任	178

第十三章

沙丘	184
一纸密令	190
外祖母的故事	198

第十四章

血与沙	201
巨树	205
春天的哺育	209

卷 三

第十五章

泣哭	219
筋经门逸客	224
隐秘	231

第十六章

惶惑	236
疲惫与焦渴	241
秋诉	248

第十七章

外祖母和树	254
彩色的鸟	261
悔恨	265

第十八章

茂长的欲望	272
深夜	277

第十九章

就地十八滚	284
生离死别	290
珍藏	299

第二十章

落叶之秋	305
初探	310

第二十一章

中蛊	316
有根的老人	323
乌鸦	329

卷 四

第二十二章

病卧	335
春天	342
血迹	347

第二十三章

人在旅途	355
帐篷之夜	360
红马	364

第二十四章

脚步与心音	369
山地	377

第二十五章

荒原 385

老煞神 391

第二十六章

与魔鬼订约 400

热城与古镇 407

第二十七章

遗弃的家园 415

母亲与水 419

飓风 424

附记 430

编后记 431

卷 一

第一章

滨海之秋

1

来此地定居的决定是三年前作出的。那时这里不过是东部平原上的一处残破园子，葡萄架东倒西歪，稀稀落落的几棵树也即将埋入荒野流沙。可是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记住了，并且再也没能忘记。那几年正是我在东部山地和平原上游荡的日子，就像一粒种子渴望落地。而这里恰是我的出生地，记忆中儿时的那幢小茅屋离这片园子也不过近在咫尺——它们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华里。静下来想一想，好像几十年的游走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环绕着它、走向了它。这里仿佛就深埋了一块生命的磁石。站在园边放眼四望，满眼都是记忆中的景致：沙原和海岸，无边的灌木，被风雨洗白了海草屋顶的小房……这片园子在一处国营园艺场的附近，它与大海之间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沙丘链，是一株株碧绿的钻杨。

当时我心底渐渐泛起一个奢望：如果能拥有一片葡萄园多好啊，哪怕它只伴我十年二十年，也都是一件足以安慰下半生的事情啊！要知道当年我就是从这里走开的，离开这里就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漂泊。怪不得我要一次次归来，在这里前后左右地徘徊，原来这里真的埋了一块生命的磁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了它那绵绵不绝的、长久而强韧的吸引力。

一个念想就像一粒种子，那次牢牢地植入了心头。最后我终于获得了这片园子。

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就把这里变了个模样。接着就是我所经历的最好的一个秋天了。那个秋天令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想起来还

有忍不住的感动。我生来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季节。真的，这种强烈而美好的感觉可能一生里只有一次。那时我觉得自己与秋天贴在了一块儿，亲昵得掰也掰不开。

整个葡萄园都在风中陶醉，原野上全是葡萄的香味。夜晚，我安憩在园子当心的那座小茅屋中，倾听露滴洒落的声音，别提多么惬意。多么好的秋天，我每天都在葡萄的香息中睡去。我的梦做得好长，我大概进入了几十年来最好的睡眠……这里让我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工作节奏，过得那么充实。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算迟，我实在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多年来设想或预计的那个未来，似乎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说起来可能有些巧合，离我的园子十余里外——穿过或绕过那个国营园艺场还有一个葡萄园，一个海草小屋就坐落在那个凋零的园子里，里面有不多的几株葡萄树和果树。所不同的是所有那些树木都老苍苍的，比如说葡萄树，藤蔓足有碗口粗——我努力回忆着，朦胧中记得小时候见过这样一片园子：它从几十年前就像无人过问似的，所有的葡萄树都无精打采；小屋门窗紧闭，偶尔出来一个眼睛都懒得睁一下的中年妇女……现在的主人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不知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女人。她长得怪模怪样，看人时总是一副冷脸。

那一次我听说这个女人会算命，就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请她算了一回。令我吃惊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基本上都与她的预言吻合；至于更遥远的未来，那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老太婆叫毛玉，人与名字相距甚远：粗胖健壮，说话粗鲁，有时能在生人面前毫无忌讳地吐出一串脏字。她当时说，我会得到那片园子，并在里面过上三年安稳日子。

后来果然一切如她所言，我得到了那个园子并在里面安顿下来，过得充实而幸福。好时光总是很快，仿佛一晃就是三年。扳指算来，到眼下这个秋天正好是三周年整。预言的期限一到，好像什么都有点儿不对劲，中年人紊乱的梦境、时睡时醒的漫长午夜，都一股脑儿追到了这片园子里。而开始那三年除了香甜的夜晚还有幸福的午睡：中午醒来往窗外瞥一眼特别舒服，那些葡萄树好像正在冲着我微笑。不过今天，这一切可能真的过去了。我睁开眼睛，再也看不到葡萄树的笑容。许久没有看到城里的朋友了，我在荒原上独身一人——这天下午一觉醒来，突然心底泛起了一阵阵凄凉。在这片清冷的海滨葡萄园里，我听不见喧

闹，看不到往昔的伙伴。我一直躺在那儿，思忖着，倾听着，心里空空荡荡。直过了许久我才听到斑虎在远处吠叫，有人扣响了他的猎枪——是拐子四哥。远处还有人在呼喊，那是谁？一会儿又响起了呵斥的声音，我听出是大老婆万蕙。鸡格格叫着。有人响亮地打着口哨。

一切如旧，这个葡萄园不过像往常一样，正在度过它的又一个秋天。

.....

2

我虽然在这儿待了三年，因为忙碌也因为其他原因，与那个到处算命的毛玉见面并不多。我其实并不喜欢装神弄鬼的人，也不喜欢说话粗鲁的人。我后来知道她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太太，凭借一身绝技或其他一些谁也说不清的原因，成为海边上一个万事不求人的“自在人家”。所谓的“人家”，即指她有一处自己的园子，园子当中还有一座房子；“自在”，是说她过得无忧无虑。人这一辈子无论是居住在城里还是乡下，要想活得“自在”可不容易。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人人都有一堆烦心事。而这个老太太却能在海边一座独屋中一生安居，吃穿不愁，心满意足，有时难免让人有点儿羡慕和好奇。她与我相同的是，都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园子，都住在离大海不远的海草茅屋中。不同的是她比我闲适了许多：对那几棵葡萄树和果树几乎不管不问，实在需要干点儿什么了，就往小村里打声招呼，那时就会来人到她的园子里拾掇一番。余下的时间全是她自己打发：抽烟，酿酒，熬补药，做各种好吃的东西。如果有人转到茅屋那儿，她就给人看看相算算命，拉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一张大嘴不停地蹦出一些粗话，把荤故事讲得流畅自如。有人说她的好日子多少也来自这些故事和算命的特长：不少人喜欢她需要她。

我的园子除了拐子四哥夫妇，再就是从周围村子里找来的帮工，最忙的季节还要加人。闲着的时候拐子四哥偶尔也到毛玉那里去，他有一次从那儿归来就想纠正我一个错误，说那女人不叫什么“毛玉”，大半是“猫玉”。也许吧，因为她屋里的确养了一只肥胖油亮的黑白花大猫，

像她一样有了一把年纪，也同样是狡黠，生气勃勃。四哥对毛玉的评价是：这个女人能为大了。

他并没有解释她有什么“能为”，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想那是指她坐享其成的本事吧。

我身上沉沉的，有些乏力。这种倦怠在过去是让我厌恶的。我一个人走在葡萄树阴下，尽可能不去惊动他人。在下午三四点钟的这段时光里，我透过一行行葡萄树往南遥望——那是园艺场西南边一点儿，就在那个地方，几十年前也有一片不大的园子，园子当心也有一座茅屋，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多么不可思议啊，我现在正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自己的童年……一遍遍想着母亲和外祖母，还有父亲和外祖父。他们的命运起伏坎坷，构成了一部悲惨的传奇。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男人——父亲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不，直到今天，沉冤仍然未能昭雪。

我的思绪长时间停留在一棵巨大的李子树上，它就在当年的茅屋旁，让我一遍遍攀爬依偎。在树上，我会久久遥望南边的山影；下了树，我就缠着外祖母讲一个个故事……一切如在眼前，时光轻轻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如今那个攀爬大李子树的人四十岁了，在这个秋天的下午正一阵阵莫名的惶悚，急于寻找依恋、爱护和关照。如果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迎面走过来，哪怕她不说一句话，只把手扶在我的肩头，静静地望我一眼，我也会涌出满心的感激。

葡萄马上全部成熟了。第一批葡萄就要采收。那些紫黑的颗粒真正是圆润如珠，我的那个朋友——酒厂工程师又要朝它们竖起拇指了……可是这个秋天好像太长了一点儿，这是个迟迟走不到尽头的秋天。

一只鹰正从空中俯视我的葡萄园。它会看到什么？一片宽阔的原野上有一片不大的、挺好的绿洲。它那么规整，茂盛，四周围了篱笆，白色的石桩葡萄架井然有序，像一排排站立的士兵。它的中间是一座古旧茅屋。茅屋四周是香椿树，是马尾松。它在荒原上显得这么孤单和高傲。那只鹰也许在心底发出了嘲笑——它嘲笑一个中年人走在自己的人生之旅上，一不小心就陷入了一个古老的圈套。

如果真是一个圈套，那么设置它的又是谁？是这片荒原上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吗？我摇摇头。真是荒唐。我在这个下午竟然变得焦灼起来，老想找一个埋怨的对象。小茅屋里就放了我的行李，它使我看上去就像

个匆匆过客，好像我随时都可以拎起来就走。

直到今天下午我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我在这个茅屋里生活了整整三年。这三年好像一闪而过，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甚至也没有留下我期待的那种欣慰感和满足感。我当年从遥远的那座城市来到这里时，到处还是一片新鲜和陌生；可是今天我对此已经无动于衷。我想极力追溯三年前的那种激动、那种深深的眷恋……我从头仔细回顾这一切，从头咀嚼。

当年啊，一棵棵葡萄树为什么微笑？

阳光从葡萄叶隙里零零散散飘落到身上。我迎着叶隙望去，刺眼的阳光又让我闭上双目。“三四点钟，三四点钟，下午……”我自语着，品咂着这一刻若有若无的领悟。

我在一棵葡萄树下放慢了步子，离它越来越近。好像我第一次看到这棵葡萄树一样。多好的葡萄藤蔓，多么结实的藤蔓，粗壮有力，在春天和冬天被精心地修剪过，经过一个温暖的夏天，它饱含汁水；从暴起的褐色斑皮上，一根根细小的绿枝又抽出来，正沿着支架上的铁丝攀援。它的样子让我想起一种奇怪的舞蹈。一对对叶片相互眺望，流露出顽皮的神色：它们下边就是肥大的葡萄串穗，沉甸甸饱胀胀，往下坠着，像乳房包含了甘甜的汁水，这会儿正急着哺育。它们哺育谁呢？我眼前闪现出一对水灵灵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遥远、遥远的一个人……又一个人……一个稚嫩的、纯洁的永远牵挂着我的人。是她和他的眼睛吗？

所有的葡萄串穗都饱胀着，向着一个方向垂挂。它们的乳汁仿佛会在一瞬间喷射出来，溅你满身满脸。我不知怎么抬起了双手——我的手在阳光下清晰起来，它筋脉暴起，汗毛稀疏，粗糙不堪。手指像芋头皮。这双手如果按在城里人的脸上，他们会大声尖叫：“像砂纸一样！”我这会儿就用这“砂纸”打磨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把一个枯败的葡萄叶掐下来。我看到叶梗上汁水晶莹。我小心翼翼地揩掉了，像揩掉一滴泪水。

这个季节里竟然还有那么多葡萄花，它们小得像米粒一样，一串一串。它们慢慢也会鼓胀起来。当这个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们将变成紫黑色的颗粒：这是一棵葡萄树所能结下的最后一批果实了，它们甘甜中透着微微的酸涩……